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一十五

刑法部七

議讞第二

宋蔡廓仕晉爲著作佐郎于時議復肉刑廓上議曰夫
法弘治稽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閑其邪
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晞風者
陶和而養恬穢戾者聞憲而驚慮雖復質文迭用而
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民多
原謹圖象既陳則機心宜戢刑人在途則不逞改操
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偽法網彌密利
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以止其
姦况乎黥劓豈能及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治之
益至於棄市之修

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情
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雖閉否之運
甫開而遺育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
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繫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
不同用王郎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後爲侍
中建議以爲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辟明言父祖之罪虧教求情
莫此爲大自今後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
湏責家人下辟朝議咸以爲允從之王弘爲衛將軍錄尚書言
識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
伍犯法無人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譴輒有請許若垂恩宥則
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且更爲其制使得優苦
之衷也又立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
宜至進偷十匹常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小寬民命
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奧議人士犯盜贓不及棄
市者刑意自在贓汙淫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一者以
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戒若復雷同辟小譴以兵役累謂爲若
符伍雖比屋隣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
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奴客自是客
身犯愆非代即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右丞孔然之議
君子小人旣雜爲符伍不得以相檢爲議士雖殊而理有聞
察譬有司居上所以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
相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

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伍匹降死補兵
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長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
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自還用舊
律尚書王准之議昔爲山陰令人士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
得不反坐人士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卽刑當罪
耳夫束修之胄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且及不逞之士事接群
細旣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如此非惟一處左丞議如客與鄰
伍伯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卽事而求有六是里
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
動止有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刑
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丞議人士犯偷不及大辟者宥其
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遠之則小人制嚴於
止猶冒犯之况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革心乃所以大宥不
肖士庶異制意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事必先正其本然後
其末可言本所以押士夫於符伍者將以檢小人邪爲仁受於
於小人邪索左丞稱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
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罪僕隸何
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責其聞察則意有未因何考實殊
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之資財是私賤也以私賤
無名之人豫令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
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爲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
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无奴

之士未合寔安使之輸贖於罪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
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
別士庶於義為美盜制案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為兵革幸可同
寬宥之惠不必依其舊律於議咸允吏部何尚之議案孔右丞
議人士坐符伍為罪有奴罪奴無奴輸贖既許士庶緬隔則聞
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賢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
僕者怵迫於時網是為恩之所霑常在程卓法之所訶必加顏
原求之鄙懷竊所未愜謝殿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或
有理然奴漢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右丞議
弘議曰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人士坐同伍羅謫者無處無
之多為時忌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
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人士云十數年前以
有四族坐此被責以恃恩獲停而王尚書云舊無同伍坐所未
之解恐蒞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邪聖明御世人亡誠不憂至
吾然要須臨事論通上干天聽徒為紛擾不如近與定此係重
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史復除亦得如之
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棄非許人士閭里之外也諸議云
士庶緬絕不相參知則人士犯法庶人不許不知何許人士不
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秕者此門接揀以為意終自聞
知不必須曰多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况如襄陵人是
實與里巷閭接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人士便與
小人之坐署為小民輒受人士之罰於情於法不其煩歟且都

令不及士流士流何爲輕則小人今使徵預其罰便事至相糾
閭伍之防亦爲不同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耳罪其奴客庸
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
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疋謂應見優量者實
以小吏無知臨則易昧或由踈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
愆故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
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爲
弘矣士人無弘相偷四十匹理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罪下
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人士可殺不可謫有如 論本意自不
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歎共論不呼及余難精旣衆議糾紛將
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奏議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
將軍議爲允弘又上言舊制民言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
三已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
強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
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况值 正
可稱言乃可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弊尤深至今依
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
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
十五至十六宜爲半丁十七爲全從之
何叔度爲尚書吳興康縣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
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叔度議曰設法止姦
本於情理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歆開其相告以

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合捨之

孔淵之爲比部即時安六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分恨自經死值赦律文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棄謀殺夫之父母亦棄世值赦免刑捕治江陵罵父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殺傷及罵制則疑輕准則准可打父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人事故毆傷况詛法所不原罵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

謂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議以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在在吳原死捕治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吳免棄市

臨川王義慶爲丹陽戶有民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從送避孫讎義慶曰按周禮父母之讎避之海外雖遇市朝闕不及也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合戚枕戈義許必報至於親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記無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主母等行路之深讎臣謂此孫忍愧啣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

傅隆爲司徒左長史時會稽剡縣民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徒趙二千里外隆議

曰原夫禮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為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垂創巨庸深固無離祖之義若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牙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原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錐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碛稅侯何得流名百代以為美談者哉舊令殺人父母徒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菁功千里外耳今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故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逆青豐故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而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事理固然也從之

徐羨之為尚書僕射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癘疾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為道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而致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罪而任宥者靡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

顧覲之為吏部尚書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因病吐蠱蟲下餘救臨死語妻張死後剝腹出病後張手自破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剝剖賜子副又不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予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即劉勰議賜妻痛導言兒識及理考事原

心非存忍謂宜哀矜觀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為不道况在妻
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大理為斷謂副為不
孝張同不道詔如觀之議

何承天為撫軍劉毅為參軍毅常出行而鄆陵縣史陳滿射鳥
箭誤中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
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
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令滿意在射鳥非有
心中人案律過誤物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徵罰可也人為射
海南蠻長史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以身貼錢為嘉償債坐不
孝當死承天議曰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勝籤
毋告子不孝歆殺者許之注云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歆殺
皆許之其所告唯取信於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
質錢為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永所以生
之而令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為劾終於和賣結刑倚
旁兩端母子俱罪滕籤法文為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仁義曰
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
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為子隱語敬則礼所不及令捨乞宥
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飢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
失不經之謂也愚以為降嘉之罪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
子隱之宜則蒲寧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
化事未判值赦並免後為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民薄道舉
為劾制籍耆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大功親非應

心非存忍謂軍衣矜親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為不道况在妻
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且曲通小情當大理為斷謂副為不
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

何承天為撫軍劉毅為參軍毅常出行而鄢陵縣史陳滿射鳥
箭誤中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
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
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令滿意在射鳥非有
心中人案律過誤物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徵罰可也人為謝
海南蠻長史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以身貼錢為嘉償債坐不
孝當死承天議曰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勝籤
毋告子不孝歆殺者許之注云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歆殺

皆許之其所告唯取信於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
質錢為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永所以生
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為劾終於和賣結刑倚
旁兩端母子俱罪滕籤法文為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仁義曰
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謹獄緩死
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為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
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飢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
失不經之謂也愚以為降嘉之罪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
子隱之宜則蒲寧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
化事未判值赦並免後為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民薄道舉
為劫制籍耆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大功親非應

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為暮親則子宜隨補兵承天議
曰尋劫制同籍期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
死從子今道奉為劫若其叔尚存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
也但為劫之時叔父已沒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
補謫今若以叔母為暮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
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暮親之文不辯男女之異
遠嫌畏負以生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
見原

王韶之為黃門侍郎時東冶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
之殷曰尚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檢要一時權制懼非經國弘
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不紊而輕重
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及劫此四條寔窮
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誅刑過制猶足以塞莫大之罪既獲金
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
民乎臣懼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不一切
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侍中諮歆之同
韶之三條合宜仍書詔可

何尚之為尚書令時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
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曰刑罰
得失制亂所由聖賢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為義宣司馬賊既
遁走一失可禽非惟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
徵是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

兄弟同之巨逆於事為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有所懷不敢自默超民生者由此得原

蔡興宗為廷尉解士先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坦已死子令孫時作陽山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君坦昔為戍首身今尚存累經肆青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容隱况人亡事遠追相誣斷以礼律義不闕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即應聞啓苞藏積年發因私怨况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而干贖欺罔罪合極法有訟嚴道恩等二十二事未洗正勅以當訊權繫尚方與宗以訟民本在永理故不加械即若廣繫尚方於事為苦又司徒前劾送武康令謝沈及郡縣尉還戡司十一人坐仲良鑄錢不禽久已判結又送郡主簿立元敬等九人或不疾假或去識已久

又加執啓事悉見從

南濟張融為義曹郎時明帝取荆郢湘雍四洲射叛者斬人身及家長家口沒奚官元徽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建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身刑謂正者身身受刑也

袁彖為南郡太守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為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荀家蔣之殺沙門為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耻欲忍則不可寔已所殺胡之殺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啓荊州刺史盧江王宋博議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遠是識身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原心非暴辯讞之曰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踞昔文本牽引謗獲漏疎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寔傷為善由是蔣之兄弟免

死

梁蕭琛任齊為尚書左丞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
即科行琛乃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
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故人多恥為
此職自魏晉已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史部又近於通貴
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
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
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闕常準自泰始建元已來經以施行事廢
久人情未習自奉勅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
不人懷慙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為議適其應行罰可特賜
贖使與令使有異以彰優綏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
不行

虞僧虬為法官高祖天監三年八月建康女人任提女坐誘口
當死其子景慈對鞠辭云母實行此僧虬稱案子之事親有隱
无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白之據
陷親極刑傷和損俗犯乞鞠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
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詔流于交州

陳沈洙廢帝光大中為戎昭將軍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梁代
舊律測囚之法旦上起自脯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定刑
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剋數日再上廷尉以為
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
書省詳議時宣帝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曰未知

刑房
獄所測人有幾人不疑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并其罪目然後更
集得廷尉監沈仲由列稱別制已後有壽羽兒一人坐殺壽慧
劉磊渴等八人坐偷馬杖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疑劉道朔
坐犯亡假偷依法測立首尾二日而疑陳法滿坐被劉藏惡法
受錢未及上而疑弘正議曰犯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正言依准
五聽驗其虛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節時本非古
制近代已來方有此法起自脯鼓迄子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
忍所以重械之下免隨之士无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
等則數進退而永於事爲秉君謂小促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
時節延長則無保言妄疑且人之所堪既有強弱人之立意固
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爇身无完者戴就熏針並極困篤不

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方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經
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著制於事爲允
舍人盛權議曰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言爲允虞書
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言竊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
凡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人疑者惟一愚謂染罪之囚獄官
明加辯折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啓審分判幸無濫測若
有罪實驗乃可啓審測立則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
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
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文狀列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
深峻百中不疑或一新制寬優十中不疑者九叅會兩杖寬猛
頗異處當列上未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列上之文洙義

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暅父子漏經並自閏鼓至下鼓自脯鼓至閏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候分其長短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門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疑愚意願去夜測之昧晝晝漏之明酌今古之日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悍獄囚無在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衆議以爲宜依范泉前制宣帝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宜以會優劇同情牒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宣帝議依事施行

後魏李冲爲尚書疑元拔穆泰罪事冲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然父兄爲罪養不知謀易地情均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爲據律文不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唯言父不從子不言子不從父當特優尊屬卑之義臣禧等以爲律雖不正見牙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

子坐是爲牙起牙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法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福及不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冲以爲指列尋條罪無疑准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大尉等論於典矯也養所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位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則應死可特原之

郭祚爲吏部尚書宣武詔以姦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慎獄審刑道煥先古垂憲設禁義暴惟今是以先王汾物之情爲之執法故八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勵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旨義博遠理絕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敗法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旨信亦斷其逋逃之路爲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爲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徒其兄弟罪人妻子應從人此皆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逝止徒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於責不免姦途自寒詔從之

竇瑗行晉州刺史既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二

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不相濟聲教之日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紀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曆式張琴瑟且調宮商去甚刪泰革弊遷訛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畫一旣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者死三反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宣漢云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許隱相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卑於父比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議下愚輒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王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將行焉入曰臣王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自縊而死注云弃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礼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如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且聽告官今母殺父而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以比野人義以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旣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忍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棗懷音梟鏡猶變况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誼譁以明明太朝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

在淳風厚俗 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且
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切惟聖主有
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
恩深重輒獻聲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
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
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辯其優劣推
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所便是子殺天
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
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
母出隱痛諱深養而中練恩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
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宜聖人設
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避事議刑則陷罪
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
削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變復難云尋
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論其尊卑
辯其優劣惟心未忍訪古無劇瑗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
矣又曰乾天也故稱於父坤地也故稱於母又乾爲天爲父坤
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其尊卑優劣
顯在典章何言信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子父復告母母由告
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察典
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殺父同天下
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

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衰與殺而不
反父殺母出隱痛諱深暮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
二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
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為齊所殺而母隱與隱痛父死深諱
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為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
為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暮而中練父
憂少衰始念於母畧書夫人遜于齊是內諱出奔猶為罪文傳
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為
親不為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
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有仇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
為大國通于文姜魯公譴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
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下又無賢霸故不敢仇之又不敢
告列國唯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
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即此斷雖有援引即以情推理尚未遣
遂停寢

刑巒為尚書延昌二年符璽郎中高賢弟負外散騎侍郎仲賢
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賢同元偷逆除名為民會赦之
後被旨勿論巒奏案季賢既受逆官為其傳檄規扇幽瀛邁茲
禍亂據律准犯罪當拏戮兄叔從坐法有明典賴蒙大宥身命
獲全除名還民於其為幸然及逆坐重故支屬相及體既相及
事同科一豈有赦前皆從流斬之罪赦後獨除反者之身又緣
坐之罪不得以職除流且貨賕小愆冠盜微戾賊承露驗者會

赦猶除其名何有罪極裂冠宜均毀曰免父子齊刑兄弟共罰
赦前則同斬從流赦後有復官之理依律則罪合拏戮准赦則
例皆除名古人議無將之罪者毀其室洿其宮絕其蹤滅其類
其宅猶棄而况人手請依律處除為民詔曰死者既在赦前又
員外非在正待之限便可悉聽復任又廷尉奏平北將軍朔州
刺史楊椿前為太僕卿曰招引細人盜種收田三百四十頃依
律處五歲蠻據正始別格奏椿罪應除名為庶人注籍盜門同
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斷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寺聽斷以
贖

李正為尚書延昌三年奏冀州表城民費羊皮母亡家貧無以
葬賣七歲女先與同城人張迴為婢迴轉賣於鄆縣梁定之不
言良狀案盜律掠人掠賣人和賣人為奴婢者死迴故買羊皮
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為兩人詐取他
財今羊皮賣女造迴稱良迴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兩
各非詐此女雖父賣為奴婢本良迴轉賣之日應有遲疑
而決從真賣於情不可便推例以為求式廷尉少卿楊鈞議曰
謹詳盜律掠人賣人為奴婢者皆死別條賣子孫者一歲刑賣
良是一而刑死懸殊者由緣情制罰則制罪者有差又詳群盜
強盜首從皆同和掠之罪故應不異及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
者以隨從論然五服相賣皆有明條買者之罪律所不載竊謂
凡同從法其緣服相減者宜有羗買之罪不得過於賣者之咎
也但羊賣女為婢不言追贖張迴真買謂同家財至於轉鬻之

日不復疑慮緣其買之於女父便賣之於他人准其和掠此因緣之類也又詳恐喝條注尊長與已決恐喝幼賤求之然恐喝体同而不受恐喝之罪者以尊長與之已決故也而張本買婢於羊皮乃真賣於定之准此條例得先有由推之因緣理頗相類即狀條處流爲允公即中崔鴻議曰案律賣子有一歲刑買五服因親屬在尊長者死期親及妾與子婦流唯買者無罪文然賣者繼以有罪買者不得不坐但賣者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尊卑不同故罪有異者知良故買又於彼無親若罪同賣者即理不可何者賣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此亦非掠從其真買暨於致罪刑死大殊明知買者之坐自應一例不得全如鈞議云買者之罪不過賣者之咎也且買者與彼無天性支屬之議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別條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依此律文知人掠良坐其罪且止於流然其親屬相賣坐殊凡掠至如買者亦且不等若處同流坐於法爲深准律斟降合刑五歲至如買者知是良人決遣真賣不語前人得之由緒前人謂真奴婢更或轉賣因此流漂罔知所在家人追贖永訪無處永沉賤隸無復良期案其罪狀與掠無異且法嚴而姦易息政寬而民多犯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謂買人親屬而復決賣不告前人良狀由緒處同掠罪太保高陽王雍議曰州處張廻專引盜律檢廻所犯本非和掠罪保證明然去盜遠矣今引以盜律之條處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實爲乖當如臣鈞之議知買掠良人者本無罪文何以言之群盜強盜無罪從皆同

和掠之罪故應不異明此自無正條引列以結罪臣鴻以轉賣流漂罪無掠等可謂罪人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行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詳沉賤之與身死漂流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爲害孰甚然賊律殺人者有首從之科盜之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為准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強盜之一科縱今謀殺之與強盜俱為得例而以重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良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原過姦盜之本非謂市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刑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相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為差級尊卑為輕重依律諸共犯罪皆以發意為首明賣買之元有由魁末之坐有定若羊皮不云賣則迴無買心則羊皮為元首張迴為從坐首有活刑之科從有極點之戾推之憲律法刑無據買者之罪耳從賣者之坐又詳臣鴻之議有從他親屬買復良人而復真賣不語後人由狀者處同掠罪既一為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不賣而可原轉賣為難恕張迴之愆宜鞭一百賣子壘親孝誠可表而表賞之議未聞刑罰之科已降恐非敦風厲俗以德導民之謂請免羊皮之罪公酬賣直詔曰羊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迴雖買之於父不應轉賣可刑五歲

裴延雋為廷尉卿孝明熙平中有冀州妖賊延陵王買負罪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延雋上言法例律諸逃亡赦書斷

限之後不自歸首者復罪如初依賊律謀反大逆處罪梟首其
延陵法權等所謂月光童子劉景輝者妖言惑眾事在赦後亦
合死坐正崔纂以為景暉云能變為蛇雉此乃傍人之言雖殺
暉為無理恐赦暉復惑眾是以逮不敢專執當今不諱之朝不
應行無罪之戮景暉九歲小兒口尚乳臭舉動云為並不聞已
月光之彌不出其口皆姦吏無端橫生粉墨所謂為之者巧殺
之者能若以妖言惑眾據律應死然赦令之後方顯其事律令
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於天下天下焉得不疑於赦律
乎書曰與殺無辜寧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歲以下
殺傷論主坐者上請議者謂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
尚父少惠如甘羅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議景暉愚小自依凡律
靈陰小太后令曰景暉既經恩宥何得議加橫罪如奏

李瑒為司徒主簿時司州表河東郡民李憐坐行毒藥案以死
坐其母訴稱一身年老更無期親例合上請檢籍不繆未及判
申憐母身喪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司徒法曹參軍許琰謂
州判為允瑒駁曰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
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
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檢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殺人者
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條憲准之情律所虧不淺且憐既懷
配毒之心謂不可參憐人伍計其母在猶宜閨門投畀沉令死
况引以三年之礼乎且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今以卒哭不合更
延依律處斬流其妻子實足以誠彼氓庶肅是刑章尚書蕭寶

軍奏從賜執詔從之

辛雄為尚書三公郎中龜中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
競許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
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
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
君子小人薰猶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慤勤隱卹者也仰尋周
公不減雷言之愆俯唯釋之不加於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
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久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
千願言者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及其出訴或為公使本
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
獲見贓不辯行脉至名檢無賂以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
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既成因即出削或有據令奏服者
與奪不同未獲為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為證人若必須三人對
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即為證則於理太急今
請以三昧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准以為驗四曰赦前斷
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
除名之後或邀駕許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寃為奏更檢事付
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依前案
為定若有合拷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
使鞫獄證占明分理合清雪未及告理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
雪則建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罪須案成雪以占定若拷
未畢格及要證一人不集不得為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不精未

聞知寃而不理今之所謂陳寔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
察焉詔從雄議

高謙之為廷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返被拘番
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事下廷尉卿及監以下謂孚無生
唯謙之以孚辱命以流罪尚書同卿執詔可謙之奏

崔纂為尚書三公即中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暉坐與
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犯陳慶和妹慧猛姦亂耽惑歐主傷胎
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
限處以流坐詔曰容犯慧猛怒死髡鞭付宮餘如奏纂執曰伏
見旨纂若獲劉暉者職人賞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奴
婢為良案輝無叛逆之罪賞可返入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處

案以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令輝挾忿毆主傷胎雖無
成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智壽等二家配燉煌為兵天慈廣
被不即依決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
不為喜怒增減不為親密改傷案鬪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
刃殺子孫五歲刑毆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
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永平
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定後決從者事必因本
以求支獄若以輝逃避便應懸處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
流死參差或時未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邴吉為相不
存鬪斃而問牛喘豈不以司別故也案容犯等罪止於姦私若
擒之穢席衆証分明即律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

奚官之役案智壽口訴妹適司士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於其夫則他家之母若有失度罪在於夫釁非兄弟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諍之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戮斯乃不刻之令軌古今之通議律期親相隱指謂凡罪况奸私之醜得以同氣相證論刑過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憲案律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輝之忿加兄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无斯於耳目何得以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駟馬不追既有詔旨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請尚書元脩議以為昔哀姜悖理於魯齊侯取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盜於陳國但責徵舒而不非父母明婦人外成犯禮之愆无闕本屬况出適之妹釁及兄弟乎右僕射游肇奏言臣等繆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常則至於良民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姦狀罪至於刑並處極法准律未當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憲典理寔為猛又輝雖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請乞付有司重更詳議詔曰輝悖法亂理罪不可縱原賞懸募必望擒獲容妃慧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致至非常此而不誅將何徵肅且已醮之女不應坐及昆弟但智壽慶和知妹姦情初不防禁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理深其罰特勅門下結獄不拘常司豈得一同常例以為通准且古有詔獄寧復一歸大理而尚書治本納言所屬弗究悖理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違彼義途苟存執憲殊乖任寄深

何罪責崔纂可免郎都坐尚書悉奪錄一時

孫騰爲侍中自孝昌以後天下淆亂法令不常或寬或猛及尔
朱儋權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爲能至遷鄴京畿群盜頗
起有司奏立嚴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爲樂
戶其不殺人其贓不贖五匹魁首斬從皆死妻子亦爲樂戶小
盜贓贖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騰上言謹詳法若
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
流刑而比執事若違好爲穿鑿律令之外更立餘條通相糾之
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徒設獄訟更煩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非所謂不嚴而遵治守典故者矣臣以爲昇平之美義在省刑
陵遲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
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有常辟至如青災肆赦
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朝成範隨時所用各有司存至巨細滋
煩令民預備恐防之彌堅攻之彌甚請諸犯盜之人悉准律令
以明常憲庶使刑殺折衷不得弃本從末詔從之天平後迁移
草創百司多不奉法貨賄公行具和初齊襄文入輔朝政以公
平肅勿大改其風至孝靜武定中法令嚴明四海治矣

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十五

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一十六

刑法部八

議讞第三

隋許善心爲禮部侍郎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煬帝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帝意乃官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帝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僚咸議爲虛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日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不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

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十五

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一十六

刑法部八

議讞第三

隋許善心爲禮部侍郎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煬帝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帝意乃官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帝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僚咸議爲虛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日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不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

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帝可免罪之奏

唐徐有功爲司刑丞時故左相蘇良嗣亡後被告反男踐言踐忠踐議等推事使金吾將軍丘神勣奏稱請准法絞刑者奉勅依須又有勅蘇良嗣往者頻被言告指驗非虛朕以其年迫桑榆情敦簪屨掩其惡迹竟不發揚洎手歸壤之辰爰備飾終之禮不謂因子重發逆蹤有司執發論科請申毀柩之罪朕念勞志切惟痛舊情深是矜因赦之科特降非常之霽式延恩於朽骼俾流渥於幽魂特免斲棺之刑寬其籍沒之典者少卿郭奉一等所奏蘇良嗣作逆先死准勅免斲棺矜其籍沒其男踐言等緣坐既在勅無文請准法處絞刑奏依者有功執奏曰踐言踐忠良嗣之子緣其父逆並合絞刑但爲勅稱屈法申恩特降非常之霽又言念勞志切惟舊情深特免斲棺之刑寬其籍沒之典兩節皆具特字信之恩是非常父免斲棺之刑子無緣坐之死既寬籍沒之典理絕収録其家按名例律云因罪人以致罪若罪人遇恩原減亦推罪人原減法又云即緣坐家口雖以配役罪人得免亦免斲棺爲其父逆因父致其絞刑父既特遇殊恩子便不拘常律踐言等並即不合緣坐處盡錄奏言奉勅踐言等緣坐合死朕好生惡殺不忍加刑宜特免死配流又通人丘神勣弟神昂并男駮被奴羊羔告反司刑司直劉志素推案奏稱丘鼎身居文職黑襖子即是武夫之衣若不夙懷判心心擬投荆河州無故不合輒造又燒却反狀分明請付法者曹斷丘鼎處斬家口籍沒有功批丘勣之弟兄反弟合沒官憑狀

以推事迹可驗在於斷結理固難逾羊羔稱投荆河并作兩箇
皂襖假令事終在赦前况乃涉虛何以爲據往時縱犯今日方
告准赦據勅不合更推使人爲鼎暑皂衣將爲叛逆曹司以燒
却文狀處以叛謀竊尋此塗頗傷苛酷且衣之五彩隨人好尚
武夫一著豈限玄黃燒書雖匪赦前推勘須窮窟穴或言周易
作道卜書旣云拋著廁中又云鼎自裂破書旣著標便非反書
必是反書論何事爲是薄悵爲是織竟圖不甄明遂無承疑郎
處以斬乃沒其家請更審詳務宜允當者劉志素又批丘鼎反
逆夙蘊苞藏非一塗豈唯今日虺貞荆河作逆之歲于時迭
滿神泉其家在西京旋即歸合本舍爲與虺貞相應汚道水下
嘉州更至荆襄路過掩留遂經一歲當聞經荆河州起逆星夜
即向唐州接荆河界首於懸泉館遂共男駁俱作黑褐襖子擬
充戰服即明事相應接及聞貞敗星夜走來神都即將襖子施
布天宮寺明知元未所造緣反近以兄勸反彰之後復燒却反
逆文書此反不誅誰反合殺况又聖澤哀矜重令來中丞推覆
追奴問勸案逾明論其本愆辜當萬死徐丞內縱姦慝外詐
反奉勅令推反人得實寧敢隱默者曹又依前案舉申秋官詳
議下員外鄭思齊判凡斷刑名須得指實朦朧作狀斟酌結刑
司刑此申過高非禮欲令集議須審議由狀未止歸遣議何事
仰尋所推之案取勘憑據之由處分訖申者曹斷又依前者有
功又批赦前縱實合免恩後謀狀未誠不反何爲燒書法家無
文臆度使人的知是反鞫案何不具言當時撫狀朦朧奏後方

便勘畧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王法須平居輕無耳入重恐乖泣辜之惠方虧祝網之慈在愚所窺請更商度者劉志素又批丘昂謀反與虺族同謀苞藏日深又共逆黨連結有功武文巧法黨逆不忠批退欲縱反人每有唯希僥倖不尋案狀孟浪即批即不據科條法外起得依允請據志素所批之狀與有功意故縱逆人之平即請申秋官及臺集衆官議

奉勅依得春官員外郎楊思雅等一百一十七人依有功議依緣坐爲允得夏官楊柔等百二十二人等議並無反狀更差明使推准議狀奏請差五品使杜無二奏無反狀准赦例處分并釋放汾州司馬李思順臨川公德懋子也被常秀告稱思順共秀竊語云汾州五方戶管人多尚宿宵好設齊戒大雲經上道

理復思順好李三五年少唱唐唐思順拾弟三兄弟五箇者監察御史李常等稱據思順潛謀逆節苞藏禍心妍覈始引唐興便占復承應讖請從極法奉勅依奏者司直裴談斷律斬刑家口籍沒者主簿程仁正批合從妖處絞只向常秀一人道狀當不滿衆合斷流三千里者裴談又判請依前律斷錄奏者焦元亶判退司寺即議者有功議曰謀危社稷罪入反條自述休徵坐當妖例反依斬法妖從絞論言著成文犯標定狀狀在事難越狀文存理無棄文若違狀以結刑捨文而斷獄則乘馬何俟街勒過流豈用隄防今判官處以反謀句司批妖說不耻下問竊欲當仁李思順解大云經常秀稱共竊語私解明非衆說竊語不合人知虛實唯出秀辭是非更無他証縱解三五年少只

是自述休徵既異結謀之蹤元非背叛之事即從叛逆籍沒其家便是狀外棄文豈曰文中據狀請依程仁正批妖不衆處流三千里者正焦元亶判具申秋官請議者右臺中丞李嗣等三十一人議依稱請王行感例流二千里度存畫一者守司府卿於思言等六十三人議稱依徐有功議者錄奏勅思順志懷姦慝妄說圖讖准其犯狀合真嚴刑為其已死特免籍沒者緣有功議遂免破家推事使顧仲琰奏稱韓純孝受逆賊徐敬業偽官同反其身先死家口合緣坐奉勅依曹斷家口籍沒有功議案律謀反者斬本為身存身亡即無斬法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緣者是緣罪人因者為因佗犯法已犯例是因所緣之人先亡所因之罪合減止於徒坐徒坐頻會鴻恩今日却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若情狀難捨勅遣戮屍除非此塗理絕言蒙伏准逆人獨敬同柳明肅之輩身先殞歿不詐推尋未敢比附勅文但欲見其成例勘當尚猶不許家口寧容沒官申覆依有切所議斷放此後援例皆免沒官者三數百家推事使奏瀛州人李仁里等三十七人被告稱謀反曹斷並處斬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曰玄淑里正無得人戶緣祖紛爭因相言告或以反逆相喚或將奔叛相牽反逆須有同謀奔叛寧無叶契無謀元契口語口陳即以實論頗亦以苛酷捨擯元無影響星文李自參差縱使實有反言只恨換其宗姓因恨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絕無明非實反賊盜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无真實之計流三千里疏云口陳欲叛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

口陳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忝居商度用此宜當如是使推請從鄙見如將未允終須重推錄奏勅依得使宗君哲狀稱無反可尋請依徐丞見流三千里奏勅依會勅免御史郭弘霸奏宕州刺史皇甫懷節為芳州司倉薛璟所告稱共當州刺史李思徵謀反曹斷斬籍沒者有功批執曰思徵芳部宣條懷節宕州分竹爰因羗叛奉使討除暫見思徵屏人共語即疑懷節與徵同謀同謀須述謀由共語當論語狀語既無狀謀又無由思徵伏誅一無牽引薛璟陷辟方始告言璟元共徵同情節復與徵連結節當共徵私語語狀在璟合知徵在不知語由徵死誰明反狀寧有此州刺史奉勅討羗白日入州官人參謁暫與思徵相見遂即平章反謀察獄以情未聞此理羗走出界無賊可繫所領之兵更留何用為此放散倒將為反即實擬反更須發兵成集之兵何須却放非謀之狀于此更明懷節據狀無反請差使推鞫無反為發兵遲斷為官當赦摠免推事使左臺監察御史盧僊奏稱告事人問趙推之得疑唐子產與推之手書狀遣告長仲孫宣實不知事由者依問唐子產得宜與推之手狀令告仲宣宅中私置爐擬打槍頭謀反是實其長孫仲宣是子產親舅為子產先與三舅庶幾妄成蹊私通仲宣既知即罵辱子產為此誣告者曹斷准律誣告謀反大逆者斬從者絞又條云告令人告事虛應反坐得實應賞皆以告者為首推之告密因得引見遂訴枉屈武太后曰趙推之得唐子產手狀即告於子產引虛自是子產之罪何得枉斬殺推之宜令停決正

折奏聞者有功重執曰推之所告反又元於子產處得奉勅勘
當且狀是誣付法科繩已斷處斬奏盡臨決恩旨遣停聖上為
子產引虛則將奏之枉死但令教告事律者正文告者為首教
者為縱若其事虛受責推之合當重科如其反實子產論功合
霽薄賞律開此制本防避罪爭功在於憲固當守文奉法奏勅
依奉

唐臨高宗末徽初為御史大夫華州刺使蕭齡之坐前往廣州
都督受贓詔文武百官議其罪皆請處置以勵貪污帝將從之
臨奏曰齡之受委大藩贓罪狼籍原情取事死有余辜然既遣
詳議終須近法臣竊惟議事之官未盡議刑本意律有八議並
依周禮舊文矜其異於眾臣所以特制議法王族刑於隱者所

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明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為
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議官多於刑法之外議今入重正與堯
舜相反不可為萬代法臣既處法官敢不以聞乃下詔曰華州
刺史蕭齡之粵以常才累切非據入參九列出摠六條番禺重
鎮空攝遐遠心如谿壑聚斂無厭不憚典章惟利是視豪門富
室必與交通受納金銀二千餘兩乞取奴婢一十九人赦後之
贓數猶極廣群僚議罪請處極刑奏決再三即合從戮但人命
至重每存審慎又其驅策自又桑榆漸迫諸子号叫伏闕求恩
哀矜之心發自懷抱宜免要日領之誅投身瘴癘之地可除
名配流嶺南遠康庶存鑒誠頒示天下

李乾祐永徽初為御史大夫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先聘少監主

薄李玄義妹為妻玄義妹即宣道堂姨玄義先雖許其姻媾後以法為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同堂姨生雖無服紀既稱從母何得為婚名教所非人倫共棄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情將恕乎人浸以成俗然後屬无服而尊卑不可婚者非止一條請付群官詳議可否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母之姑舅姊姊女婚姊妹堂外生雖並外姻無服請不為婚詔從之仍著於書

杜景佺則天聖歷中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多陷賊中及事定河內王武懿宗將盡論其罪景佺以為皆是驅逼非其本心請悉原之則天竟從景佺議

桓彥範長安末為司刑少卿時內史李嶠等奏稱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鞠評決斷刑獄至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立勸耒俊臣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彥範又奏請自文明元年已後得罪人除楊豫博三州及諸謀逆魁首一切赦之表疏前後十奏辭旨激切至是方見允納

韓司復睿宗景雲中為給事中大理奏汝州刺史嚴善恩與逆人重福通謀君親無將合從極法會赦免又赦勅召善思旋即應命陛下見之日遂不具陳唯奏望有兵氣其狀正當匿反請從絞刑思復駁議曰嚴善思往在先朝屬帝氏擅內恃寵宮掖謀危宗社善思此時遂能先見因請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至宮必登宸極雖交重福謀陷帝氏及其謁見猶不奏聞將此包藏存從極法且勅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逆節寧即奔命而來此

此而可宥惟刑是恤制付議者多請寬之有司猶不從奏斷絞刑思復又駁奏請從衆議帝從之放於嶺表初帝在藩善思謂相府長史姚元之曰相王必有天下公善保護及譙王重福自隨州移於均州有命便於汝州入謁善思將爲刺史又言重福當爲天子因得通謀洎元之入輔奏前事召見將拜官焉而重福敗善思乃下獄

王賸爲殿中侍御史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於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賸以思忠既是禍裨制不由已又智勇可惜不可獨殺非辜乃廷議爭之思忠竟免張說爲兵部尚書玄宗開元十年十月前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謀決杖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

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入

議勲貴在焉今旻先旣不可輕豈可決罰帝然其言嘉貞不說

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君責臣盡當可故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旻先乃爲天下士

君子也

李現肅宗至德中爲御史大夫時中丞崔器性刻樂禍陰忍寘思又希旨深文奏陷賊官云叛逆從者據律並合處死帝初收復欲懲勸天下以爲噐議是峴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陛下含洪之義又失國家惟新之典且胡羯亂常狂寇凌據二京全陷萬乘南巡各顧其生衣冠蕩覆或陛下親戚勲舊子孫責之以死恐乖人恕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

魁費從周治况河北殘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
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心誰人更肯歸順因獸猶鬪况數方人
乎崔器呂諲皆守文之吏不識大体殊無通變廷議累日方從

峴奏

陳希烈已下定六等科罪斬于獨柳樹杖刑決殺於京兆府
門自盡於大理寺流於嶺南遠惡處乃貶有三等後蕭華自相
州賊中歸順闕廷授尚書右丞上奏賊仕賊官等重為安慶緒
所驅至相州初聞廣平王奉宣命恩陳希烈下並放之皆相顧
曰我等國家見待如此悔恨至此其何可言及聞器議刑眾恨
乃息帝曰朕幾為崔器所誤
嚴郢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特御史臺奏天下斷語一切謂待

讞報以正刑名唯除殺人罪當自徒已下結竟者並徒置邊
州郢駁奏曰臣伏以徒置邊方者流之異名流罪者有三等例
移配或恐未當其死罪除殺人之外有十惡重罪造偽刻印并
主典偽印及強盜光火等若一切免死徒邊即於法大輕不足
懲戒其徒罪條目至多或鬪毆爭競小有傷損或夫妻離異不
犯義絕或養男別姓或立嫡違式或私行度閔或相冒合戶如
此之類不可悉數令一切徒邊與十惡造偽等即輕重懸殊又
准刑部格京城縣雜愆犯百端觸網陷刑徒罪偏廣若皆送覆
繫滯實多其徒已下罪非除免官當及勅杖者宜准外州
例州縣量事處分今若天下徒罪悉申所司皆從讞報法司斷
結准或有程州縣禁因動盈千百計天下每月悉徒配必不啻

五六千人此則百姓動搖刑章紊撓又邊州及近邊犯死及徒流者復何以處之伏請下剛定使詳覆然後施行從之
王播為刑部侍郎憲宗元和八年正月奏天德軍五城及邊諸城配流人等臣竊見配流人每逢赦恩悉得歸還唯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歿身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城所配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鬪毆輕刑據罪可原在邊無益伏請自今已後流人及先流人等准長流格例滿六年後并許放還所異抵法者足以收懲滿歲者絕其愁怨從之十一月又奏准本年九月十七日勅自今已後兩京及關內河東河南河北淮南河東西等道州府犯罪繫囚除大逆及下手殺人外其餘應入死罪者委所任官長審量事狀但情非巨姦並免死配流天德五城諸鎮臣謹言勅文除大逆下手殺人外余入死罪科目至多若不彖其條流或慮中外處斷不一今請犯十惡及故殺鬪謀劫私鑄錢造偽并京兆界持仗強盜不論并依律文及前後格勅處分余死刑即請准今勅減死配隸天德五城有妻者仍准式勒隨流人其父祖子孫欲隨去者任去從之自九月減死配流之令而京師多盜府縣不能督捕及有是奏而盜稍定

韓愈元和中為贓方員外郎時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砍殺秦果自投縣請罪勅復仇之人固有彞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之心寧失不經特從減死之法且決一百配流徇州愈獻議曰伏奉今日五日

勅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法理二事皆
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固資論便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
復父仇見于春秋見于札記又見于周官又見于諸子史不可
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
蓋以為不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
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
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設其文
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周官曰凡殺人而議者令勿仇仇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
得其宜者子得復仇也此百姓之相仇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
子復仇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也誅者上於下施之辭非
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執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
將復仇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
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義群下臣愚以為復仇之
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仇而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
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
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
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
定其制曰凡有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
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疏奏不從

盧坦為庫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李錡反有司請毀錡
祖父庙墓坦嘗為錡從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

但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以錡叛可累五代祖父乃不毀因賜神通墓五戶以備洒掃

蔣義元和中為兵部郎中時李錡既誅詔削一家屬籍宰臣召人問曰一房自大工可乎又曰大功者錡從父之昆弟其祖神通高又陪陵配享今以裔孫之惡而忘其崇勲不可復問曰自基可乎封曰基者錡之昆弟其父若幽第死王事今以錡故連坐亦未可也宰相盡用其言故錡之罪唯其息室女而已

孫革穆末長慶初為邢部員外郎時京兆府雲漢縣力人張蒞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之蒞乘醉柱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德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蒞角觝力人不敢搗解遂持木鍾繫蒞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父為人所毆子往救繫其人折傷減凡三鬪等至死者依常律即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繫張蒞是切非色以髻州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典必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訓諸罰有權令買德生被皇風幼符致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識刑合分善惡先具由事陳奏伏冀賜下中書門下商量勅旨康買德尚在章年得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從沉命之科失原情之義且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楊嗣復長慶中為中書舍人時東川觀察使奏遂寧縣令龐驥犯贓事大理以法論嗣復等參酌龐驥贓貨之數為錢四百餘千其間大半是在法據贓定罪合處極刑雖經恩赦不在原免

伏以近日賊吏皆豪小吏有矜寬類例之間慮須貸死勅長吏
犯贓其數不少縱寬刑典難免鞭笞但以近逢鴻恩人思減等
雖節文不在免於情理亦要哀矜龐驥除名流溪洲其贓付所
司准法

裴潏長慶中為刑部郎中有前率府倉曹曲元衡杖殺百姓栢
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軍便以父蔭贖罪
徵銅公私成受元衡資貨母死不聞公府法官等以經恩免罪
潏議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得施於部屬之內若非在官又非
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官為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撻於齊
人也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橫此殘虐豈
舍拘於常典栢公成取貨於仇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
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至死公議稱之

柳公綽長慶中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以小過鞭其掃至死
府上其獄郎中竇某史失其名斷以償死公綽曰尊毆卑非鬪也且
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從公綽所議

張丹為愛州刺史大夫和中刑部奏據大理寺申准詳斷安南
經畧使韓約奏丹犯贓并欲謀惡事已准法處置訖者復以追
攝禁勘即是制因不合專擅處置奉三月十九日勅宜付所司
速詳斷聞奏今據寺申據律文反逆謀叛各有本條並無欲謀
惡事之科又准律以贓入罪者除正贓見在流死勿徵據罪勿
勒張丹通款估納家資然後就刑憲涉情故又張丹男宗禮宗
知等年皆幼弱張丹雖徵愛州雖遠且嘗領郡則謂銜恩縱合

重繩須候勅命既歸法寺必在正名苟輕荒服之刑是棄遠人之命伏以聖朝以慎恤為理以惠澤愛人每議典刑必行寬宥豈使一夫不獲吞恨九泉伏請聞奏推覆方可詳斷所異事理明白法令施行勅詳覆格律既在疑文其張丹男宗禮宗智等並釋放贓錢已別有處分其江陵莊宅等勒却還張宗禮等宇文昂大和中為御史中丞奏當司前後推覆造偽出身文書賣官並造偽印行用等因張璠劉建胡伯忠犯罪並在太和三年十月十八日恩赦前准刑部大理寺詳斷悉處極刑准斷獄律赦前斷罪不當者若處輕為重宜改從輕處重為輕即依輕者臣以前件等因雖抵極法悉經殊恩或自赦文全生或因起請減等伏緣俱引霈澤累陳訴詞若非得中恐未服罪昨者一與一奪事關起請既生又死稍覓二三如臣所見復請赦書以前犯者特許減論赦書以後所犯者不得援例庶使後無僥倖今絕披陳勅張璠胡伯忠劉建等宜准元勅處分

殷侑為鄆州觀察使是時濮州錄事參軍崔元武坐贓決六十配流賀州侑以元武或託公事被罰取於五縣人吏率歛州縣官料錢或以私馬搥估納官計絹一百四十匹大理寺斷三犯以重者論德抵以中私馬為重止合削官三任侑復奏以法官不習法律三犯不同即坐其所重元武所犯枉法取受准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絞律疏云即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據元武所武合當入處絞刑疏奏崔元武遂依刑部元斷先是御史大夫溫造彈奏侑居天下不由勅旨賦歛百姓即詔庾承宣代之

及奏論崔元武文宗嘉祐之守法翌日詔徵侑為刑部尚書
陳商武宗昌中為刑部郎中勅以劉從諫妻裴氏合誅與不誅
商議曰臣等徵諸古典周禮司寇之職男子入罪隸女子入於
春槩漢律云妻子沒為奴婢鍾繇曰自古帝王罪及妻子又晉
朝議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隨夫家之罰謹按奴婢
春槩罪罰之類名則為重而非罪刑故法律明文古今通義夫
子有罪毋妻無誅死之制然事出一時法申情斷帝王刑辟豈
在一途昔少卿降虜漢武誅其母玄宗時安慶宗妻榮義即主
夫以逆誅主亦賜死此則是夫子有罪毋妻不捨之例臣等伏
以從諫犬羊狼戾蛇豕屯殘抱逆節於明時遺禍胎於孽子裴
氏為有素為姦已成分衣以固其人心申令以安其逆志在於
國典情實難容臣等參議宜從重典從之
劉三復為刑部侍郎時朝議以劉從諫妻裴是裴問之妹故原
之法司定以罪劉禎之判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子泣告以
固逆謀三復覆奏曰劉從苞藏逆謀比雖已露今推窮僕妾尤
得情事據其圖謀言語置度衣服人臣僭亂一至於斯雖生前
幸免于顯誅而死後已從於誅戮凡在朝野同深慶快且自古
人臣叛逆合三族之誅尚書曰乃有顛越不恭我則剝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如此則阿裴已不得免於極法矣
又况從諫死後主張狂謀罪狀非一劉禎年既幼小逆節未深
裴為母氏固宜誠誘若廣說忠孝之道深陳禍福之原必冀梟
首全革而乃激勵亮黨膠固叛心廣招將校之妻適有酒食之

宴號哭激其衆意贈遺結其群情遂使叛黨稽不捨之誅孽童
延必死之命以至周歲方就誅夷此阿裴之罪也雖以裴問之
功或希減等而國家有法難議從輕伏以管叔周公親弟也有
罪而且誅之以周公之賢尚不捨兄弟之罪况裴問之功效安
能破朝廷之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懷亂逆之謀裴問如周
公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况於朝典固在不疑阿裴請准法從
之

李朋為刑部員外郎宣宗大中六年閏七月奉勅應犯贓人其
平贓定估等准名例律諸平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土絹
估律疏議曰贓謂罪人所取之贓皆平其價直准犯處當時將
土絹之價依令每月旬別立三等估其贓平所犯旬估定罪所

取犯月旬土絹之價假有蒲州盜鹽雋州事發鹽已廢便依令
懸平即取蒲州中估之鹽准蒲州土絹之價於雋州決斷之從
有賣假貴賤所估不同亦依估為定從十月中書門下奏准勅
應犯贓人宜平贓定估等奉閏七月三日勅旨刑部奏頗叶中
道宜依仍編入令格者臣等今商量伏以京邑元無土絹中所
貨市皆是外州將到若據律處當處絹價定贓平估即京師當
處之絹若取河南一千一百價絹即見在市肆又無此實估將
行新勅須立定規今京中市肆所貨諸府土絹估各有差等但據
罪人所犯贓如是見在絹及金銀雜物等一事已上並取請京
時價估定如結贓即在京諸府土絹上價實估結計如罪人所
取已費使及不計得當時州土色目即請便取雜州土絹市肆

所貨實價中估平結計贓准前取諸州府土絹上估實價定罪
伏以京中諸州府絹價逐旬移改貴賤不定前使推獄每度臨
時估價定贓絹即罪人性命所繫抄忽校吏因茲得以上下令
責两市絹及人候建武等狀京城元不出土絹所貨者諸州土
縣果閬州絹最貴每匹九百五十文上至五十尺下至四十五
尺其次宋亳州土絹估價每匹九百文實估價其河南土價價
亦無一千實估今以果閬州絹尺每與尋常絹不同已次校貴
于宋亳州上縣伏請永為定例其外州府皆雖准律文取當處
上估絹或有不出土絹縱有出處亦慮結獄之時須有勘估因
其貴賤別生異端兼以諸州府絹價除果閬州絹外別無貴於
宋亳州尚上估絹者則外州府不計有土絹及無土絹處並請

一例取宋亳州土絹估每匹九百文結計如所取得絹已費使
及不計得色因即請取犯處市賜見貨當取中估絹價平之如
不出納處亦請亦當處見貨雜州中估價平之庶使推劾有准
斷無疑官吏既難舞文中外自須畫一從之十二月又奏准名
例律在官犯罪去官事發或事發去官犯公罪流已各勿論疏
云謂在本任犯罪去官事發或事發去官者論事發未結斷間
便即去任職此三事犯公罪流已下勿論又准會昌五年五月
三日勅文據罪律文已去任者公罪流已下勿論公罪之條情
有輕重苟涉欺詐豈得勿論向後公罪有情狀難恕並不在勿
論之限今伏詳勿論之理者實啓悖門勅律所標科罪未具伏
見近日已未頻有長吏在官無政被人告論醜迹以達於聖聰

苛政又布于人口降制使案刻並已伏愆下法參詳即云去任
縱有重罪盡得勿論此乃徒致推窮何懲姦濫且當官犯罪事
迹已彰既令推勘自合停替前同去任實在等差伏請自今已
後應在官犯罪事發因而去任不論公罪私罪一切准勅律科
刑不在勿論之限其去任事發者公罪流已下即望許引勿論
之科其有事涉欺詐情理難恕者請法司詳斷之時審詳事狀
如涉此色准會昌元年正月三勅文并不在勿論之限從之後
唐李愚仕梁為崇政院李士身明中通事舍人李霄備夫毆僦
舍人致死法司案律罪在李霄愚曰李霄手不鬪毆傭夫毆之
致死安得坐其主耶以是忤旨

李殷夢為刑部員外郎天成二年七月治州平恩縣百姓高弘
超其父暉為鄉人王感所殺後挾刃以報之遂攜其首自陳大
理寺以故殺論殷夢覆曰伏以挾刃殺人案律處死投獄自首
降罪垂文高弘超既遂復仇固不逃法戴天罔愧視死如歸歷
代已來事多貸命長慶二年十四有康買父憲為人張蒞乘醉
拉憲氣息將絕買得年四十以本錚繫愷後三日致死勅旨康
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況命
之科恐失度情之義宜減死處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殺
父之仇投縣請罪勅旨復仇殺人固有彛典以其申寃請罪自
詣公門發於天性本無求生自失不經特從減死方今明時有
此孝子其高弘超若使須歸極法實慮未契鴻慈夫勅忠孝之
道乃治國之大柄典刑之要在誅意之深文差若毫釐繫之理

道昔紀信替主赴難何青使之永利今高弘超爲報父冤即冊書之不尚人倫至孝法網宜矜減死一等

晉天福三年七月晉州民曹繼勳訴男滿箱與王興奇因里俗戲擲磚子誤觸破頭上辜限內因風致卒律合決重校處死者刑部詳奏云王興奇情非巨蠹年乃童蒙滿箱死既因風本州勘須有據雖執毆傷之律自有常刑當逢欽恤之朝寧無宥過尋有勅減死一等徵銅一百斤

漢張仁瑒為左庶子乾祐二年十二月鄧州節度判官史在德棄市以其設斷民崔彥等八人犯牛皮禁罪皆至刑故死也時朝廷方務積甲故牛革之禁甚峻先是潞州長子縣民犯鞮底二殺數人在德援例以斷之節度使劉重進以崔彥將皮干漢

高廟冒鼓曾於本鎮申明其與故犯不同改杖放之在德固爭因而上言朝廷命使案覆在德以失入伏辜時樞密使楊邠以法寺覓縱乃召仁瑒讞之仁瑒讞上以大理寺所斷即依律文凡斷罪合取最後勅為定詳編勅云官曲鞫獄枉濫或經臺投動勘問不虛元推官典並當誅罰又嘗有沂州法掾郭業故入張仁安一人死罪合當誅罰處分今在德故入八人罪法寺不援後勅准據律文今以郭業比附在德合處極典大理聞是讞又引晉前後勅云今後不得以斷郭業勅內誅罰二字為用並須依格律新獄時宰臣蘇逢吉見之言於楊頌不能正竟決杖死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一十七

刑法部九

守法

正直

守法

刑不可變天下之平也守之勿失有司之職也自非探情而闕
 實舉要以蔽罪又何以致刑無頗類而人皆厭伏哉若乃時主
 之意有所輕重不循三尺之制將紊一代之訓而能便拆是非
 究論曲直確然固守毅然無撓南面之貴為齊於嚴威金科之
 文克遵於中典法當其罪下以不寬茲所謂能守其官不解于
 位者矣至有知過而引咎縱父以受刑斯又積忠恕于心術著
 明慎於官次舍生取義守死無苟者焉

李雉晉人文公時為理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
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
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
也辭不受令文公日子則自為以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雉曰
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
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石奢楚人為人公正好直昭王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
之則其父也還反于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
君法非忠也施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鉄鎖曰命
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
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赦之上之惠

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鎖刎頸而死

漢張釋之文帝時為廷尉帝行出中渭橋

在渭橋中路

有一人從橋

下走乘輿馬驚于是使騎捕之屬廷尉

屬委

釋之治問曰縣人

來

長安縣人也

聞驛匿橋下以為行過

言天子過

既出見車騎即走耳

釋之奏當此人犯驛

凡令驛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當冒處其罪也

當罰金帝怒曰此

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佗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當之

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公冒不私也

今法如是更重之

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時止使使誅之則已

言勿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

即今以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

民安所措其手足

安焉也錯置也

惟陛下察之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

得者盜環之為吏所捕得也

帝怒下廷尉治案

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弃市帝大怒曰人亡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法冒常法非吾所以共承

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俱死罪也盜玉環不

若盜長陵土之逆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一假令

愚民取長陵一杯土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杯謂手陛下且

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張湯武帝時為廷

尉武被與淮南王謀反後詣吏自告綜跡如此天子以武被雅

辭多引漢美欲勿誅湯進曰被首為王晝反計罪無赦遂誅

被又嚴助與淮南王相結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

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帝薄其罪欲勿誅以其過為輕小湯

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

後不可治助當弃市

後漢郭躬明帝時辟公府以明法律詔入議法有兄弟共殺人

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

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

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

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因同縣疑

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

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魏高柔文帝時為廷尉時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

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詔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

考竟勛勳死乃遣柔還寺又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

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上
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便當
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
安得以至尊喜怒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灼帝意寤乃下京
名即還許各當其罪又公孫淵兄晃為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
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
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
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
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寬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
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
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着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
疑此舉也帝不聽陰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不坐賜以棺衣
殯歛于宅

王觀明帝時為治書侍御史帝幸許昌觀典行臺獄時多有倉
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晉杜友為廷尉時趙王倫坐使散騎將劉緝買王所將盜御表
友正緝弃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
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
刑也倫知表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
而不倫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論親故下
詔赦之

王彪之為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從兄球

詣州訴寃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牧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
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科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
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

後魏游肇為廷尉宣武嘗私勅肇有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
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執事意如此

袁翻為廷尉少卿時侯剛為左衛將軍尚衣典御坐掠殺試射
羽林為御史中尉元正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
為之言於灵太后侯剛歷仕前朝事有可取纖芥之疵未宜便
致於法灵太后乃引見廷尉卿裴延雋及翻於宣光殿問曰剛
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處其大辟竟何所依翻對
曰案律邂逅不坐者為情理已露而陰避不引必須箠取其

疑言為謂搃槌以理之類至於此人問則具首正宜依犯結案
不應橫加箠朴兼剛口唱打殺搃等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
處之大辟未乖憲典太后曰卿等且還當別有判于是令曰廷
尉執處侯剛於法如猛剛既意在為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勸
民命理無全捨可削封三百戶解尚衣典御

隋劉行本開皇中為黃門侍郎領治書侍御史雍州別駕元肇
言於高祖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文依律合杖百然臣下
車之始與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
並發明詔与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已言
之必行忌朝廷之大信虧法取信非人臣之礼帝加之賜絹百
匹

趙綽為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阿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明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阿綽固諫不可帝不能奪欲綽去而赦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未決不敢退朝帝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阿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利于官帝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潁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帝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綽謝勞勉之賜帛三百段時帝禁行惡外有二人入市以惡外易好者武侯執以聞帝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帝曰不聞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聞臣事帝曰撼大木不動者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帝復曰啜羹者熟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帝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帝乃止

陳孝意煬帝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曰号為廉吾太守蘇咸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于再三咸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咸意乃解謝而遣之

源師為大理少卿煬帝在顯仁宮勅宫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師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聞文墨既付有司義歸當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

止

唐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一法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業遐荒尚阻柰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

蕭鈞為諫議大夫時太常樂工宋四通等為宮人通傳信物高祖特令處盡仍遣附律鈞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守詔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闈之禁其可漸與昔如姬竊符朕用為永鑒不謂今茲自彰其過其溺憲章想非濫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覲引裾側席朱楹異旌折檻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

戴胃太宗貞觀初為大理寺卿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于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為誤罰銅二十斤胃駁之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准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舩誤不如法者皆死良以尊極之所不容有誤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末為得中帝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議德彝執議如初帝初從德彝之議胃又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為情一也而死頃懸敢於國請帝嘉之陰免校尉之死時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偽者事洩胃據法斷流以奏之帝曰勅朕下勅不首者死今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胃曰陛下當即殺之

非臣所及也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帝曰卿欲守法而令朕失信胃固爭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言者當喜怒之所發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之信也帝悅而言曰法有不可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李乾祐為殿中侍御史時有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判之于上率土遵之于下与天下共之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便乖畫一之理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帝意解仁軌竟免罪

韋挺為太常卿攝刑部尚書時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為官司大理以為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挺奏稱仲文所犯正當妖言今既會赦准法免死太宗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吳法良以浪入先署鈞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咸斷處斬今仲文稱妖乃同罪異罰卿作福于下歸虐于上邪挺拜謝趨退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太宗謂亮曰日者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為輕朕時怪其所執不為處斷卿今日復為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要名朕所不尚亮默然再拜就列太宗目之曰尔無恨色我有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其仲文宜處以妖言

崔敦礼為兵部侍郎高宗永徽四年二月司徒荆王元景司徒吳王恪房州刺史駙馬都尉房遺愛寧州刺史駙馬都尉柴令

武等坐謀反遺愛萬徹令武並斬元景及恪遺愛妻高陽公主
令武妻巴陵公主並賜死上引遺愛謂曰与卿親故何恨遂欲
謀反遺愛奏曰臣苞藏姦慝誠合誅夷但臣告吳王恪冀以贖
罪竊見貞觀中紇于承基游文芝並與侯君集劉蘭同謀不軌
于後承基告君集文芝告劉蘭並全首領更加官爵帝曰卿承
籍緒餘身尚公主豈比承基等且告吳王反事無乃晚乎遺愛
遂伏罪帝因泣謂侍臣曰朕兄弟不多荆王是朕長叔吳王是
朕兄雖犯國經欲公等乞叔及兄姊等命敦禮進曰昔周公誅
管蔡漢景夷七國至于孝昭之時燕王盖主謀逆皆正刑典此
乃前事不遠陛下豈可屈法申恩乃從之

段寶玄為大理卿永徽四年十二月代州都督劉文器坐妄說
圖讖情有窺窬特免死流配峯州高宗手詔示百僚曰窺窬圖
讖必以亡身滅族斯皆先賢設教歷代舊章今文器乃與妖人
往還虛占禍福交托天命苞藏逆心非意自彰以歸嚴憲今屈
法免死者由朕窮寡德所致故也去春遺愛等逆起于前今冬
文器禍彰於後一歲之內再有此釁朕霄興自思非無深愧御
史大夫長孫祥與寶玄奏言劉文器苞藏禍心罪合極法天恩
寬貸特免其罪臣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法歷代常行文器
不可縱捨臣等忝是法官敢以死請帝曰卿等執奏誠知守法
朕恕其性命不敢二三竟赦之

狄仁傑為大理丞上元二年九月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
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為斫昭陵栢木大理奏官減死外並除名

帝特令殺仁傑執奏稱罪不當死帝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柏
是我不孝必須殺之仁傑又執奏帝作色令出仁傑進曰臣聞
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愚以為不然居傑紂之時則難
堯舜之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怕比干之誅昔漢文時有盜
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棄市魏文將徙其人辛毗引裾而
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惧今陛下不納
臣言恐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于地下陛下作法縣之象魏
徒流死罪具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則萬姓
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盜
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二將軍
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恐陷陛
下於不道帝意稍解皇太子又抗疏善才等嘗預藩僚先經驅
策期於矜貸帝從之善才竟免死除名懷義配流桂州昭陵令
孔禎以不能檢察免官經數日擢仁傑為侍御史

徐弘敏字有功延載初為司刑寺丞時魏州人馮敬同告貴卿
縣尉徐餘慶與博州刺史隄冲同反餘慶博州人冲先放粟債
於貴卿百姓貴卿人歛索訖余慶為徵所徵得錢冲家人自買
弓箭余慶兼修啟疏于冲直叙寒溫並言債負不可徵得敬同
遂以此狀論告武太后令殿中侍御史耒俊臣就推俊臣所推
徵債是實其弓箭非余慶為市遂奏慶共冲同謀反曹斷緣會
永昌赦稱其與隄貞同惡魁首並以伏誅其支黨未發者特從
原放遂准律改斷三千里侍郎史魏文忠奏顏餘慶為冲徵債

叶契兇謀又通書啓即非支黨請處斬家口籍沒奉勅依有功
執奏曰謀反大逆罪極誅夷殄其族未足以謝愆污其宮寧可
以塞責今據余慶罪狀頗共虺冲交涉為冲理債違勅是情於
冲致書在反為驗既屬永昌恩赦在慶罪即合原狀據永昌元
年赦曰其與虺貞等同惡徒黨魁首既並伏誅其支黨事未發
者特從勅原謹詳魁首兩文在制非無所屬尚書曰殲厥渠魁
名例律曰造意為首魁即其帥首乃元謀魁帥首謀已露者既
並伏法支派黨與未發者特從元宥伏誅既標並此足明魁首
無遺余慶赦後被言發覺即為支黨必其慶是魁 時尋已
伏誅若從魁首逃亡亦應登時追捕進則不入伏誅之例退則
又異追捕之流將同魁首結刑何人更為支黨况非常之恩千

載空遇莫大之罪萬死蒙生豈令支黨之人翻同魁首應坐之
伍便入死條嫉惡雖臣子之心好生乃聖人之德今赦而復罪
不如無赦生而又殺則不如無生竊惟聖朝伏當不尔餘慶請
依後斷為支黨處流有功具奏太后大怒按聲謂有功曰若為
与作魁首有功對曰魁是大帥首是元謀太后又曰余慶可不
是魁首有功又對曰若是魁首虺冲敗日並合伏誅今赦後是
彰只是支黨太后又謂曰違勅徵債與虺冲買弓箭何為不是
魁首有功又對曰違勅徵債誠如聖旨所買弓箭收不相聞太
后又謂曰二月内与徵債八月又通書此豈不是同謀有功又
對曰所通之書據伏是寒温其書搜檢不獲余慶光經奏訖通
書徵債只是支黨太后怒少解乃謂曰卿更子細勘問是支黨

不是文黨即奏來當時百僚供奉其仗衛有三二百人莫不股
慄而有功神色不動奏對無差人皆伏其膽力而不撓時酷吏
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公卿震恐莫
敢正言有功徒独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
活數十百家常於殿廷論奏曲直武后厲色詰之左右莫不悚
慄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弥切後為侍御史潤州刺史竇孝謀妻
龐氏為奴誣告云夜解髮祈福武后令給事中薛季昶鞠之斷
成其罪龐氏坐斬有功執論龐氏坐不至死季昶又劾有功黨
惡逆法同結刑有功當棄市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
吾獨死諸人長不死邪乃徐起而歸

李朝隱玄宗開元中為大理卿冀州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
贓伍千疋事發帝大怒令集眾殺之朝隱奏曰景仙緣是乞贓
罪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叅元勳載初中
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夷惟景仙独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
死坐准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
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勳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
許朝陰又奏曰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
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為贓數千疋上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
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
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免魏苑驚漢橋初震皇赫竟從逆
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仙曾祖寂定為元勳恩倚常
數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

其餒而捨罪念功乞重天聽遂決一百配流竇參代宗時為大理司直時婺州刺史鄧廷坐贓八千貫廷與執政有舊以會赦欲免徵贓詔百察於尚書省雜議議者多希執政意參獨堅執正之於法竟徵贓

牛僧孺為御史中丞穆宗長慶中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輅中貴人為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帝面諭之曰直臣事雖憊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于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姦頑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面賜金章紫綬

劉三復武宗時為刑部侍郎澤潞劉從諫死其子楨拒命澤潞既平朝議以從諫妻是裴問之妹問之前以山東三州歸命欲原之三復覆奏曰劉從諫苞藏逆謀此雖已露今推窮僕妾尤得事情據其圖謀言語制度服物人臣僭亂一至於斯雖生前幸免於顯誅而死後已從于追戮凡在朝野同深慶快且自古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尚書曰乃有顛越不恭我則剝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如此則阿裴已不得免于極法矣又况從諫死後主張狂謀罪狀非一劉楨年既幼小逆節未深裴為母氏固宜誠誘若廣說忠孝之道深陳禍福之源必冀裒首全革而乃激厲亮謀膠固叛心廣招將校之妻適有酒食之宴號哭激其衆意贈遺結其群情遂使叛黨稽不捨之誅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歲方就誅夷此阿裴之罪也雖以裴問

之功或希減等而國家有法准議從輕伏以管叔周公親弟也
有罪而且誅之以周公之賢尚不捨兄弟之罪况裴問之功效
安能破朝廷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懷逆亂之謀裴問如周
公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况於朝典固在不疑阿裴請准法從
之

晉張仁愿開運初再為大理卿嘗以隰州刺史王澈犯賊朝廷
以激功臣之子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議者賞之

正直

詩曰靖恭尔位好是正直况夫簡孚庶獄審克九刑成震曜之
威當明慎之職固宜謹奉彝憲舉正爰書絕去兩端循用三尺
靡放於寵罔私於親犯逆鱗而不回蹈危機而弗顧使丹筆絕

誤書之罪棘本無夜哭之冤傳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其
是之謂乎

晉叔向刑侯與雍子爭鄆田

刑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

久而無成士

景伯如楚

士景伯晉理官

叔魚攝理

攝代景伯

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

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刑侯

蔽斷也

刑侯怒殺叔魚與雍

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

施行

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驚獄刑侯專殺其罪一也

已惡而掠美為昏

掠取也昏亂也

貪以敗官為墨

不繫之稱

殺人不忌為賊

忌畏也

夏書曰昏墨賊殺

逸書三者皆死刑

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刑

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後漢傳賢為廷尉素廉正自掌法官門無賓客公卿宴會要請

不往

魏滿寵山陽人太祖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故太尉楊彪牧赴獄尚書令苟或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

司馬岐為廷尉時大將軍曹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為之輔翼南陽王泰嘗以言迂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漸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朞而卒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明帝幸許昌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晉顧榮字彥先遷廷尉平時趙王倫誅淮南王允允官屬下廷尉議罪榮具明刑理不宜廣濫倫意解賴榮濟者甚眾

王彪之為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寃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科不肯受与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云張釋之以來復見斯事

後魏崔振為廷尉少卿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為逆禧敗事發振窮治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為之言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於獄其奉法如此

崔光韶為廷尉卿時秘書監祖以賊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滌濮王或吏部尚書李神樞侍中

李或並勢要當時為堂求寬光詔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與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張蒲為內都大官參決廉獄私謁不行號為公正

隋薛胃為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潁稍被疎忌及王世勣之誅也潁事與相連文帝因此欲成潁罪胃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繫之久而得免

唐戴胃為大理少卿前後犯顏執法者數矣劉德威授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執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輕復行于今日矣太宗深然之

桓彥範為司刑少卿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逾厲又嘗謂所親曰今既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永苟免

崔日昇方曄之弟玄曄為鸞臺侍郎平章事日昇為司刑少卿則天季年宋景劾奏張昌宗謀為不軌玄曄亦屢有讜言則天乃令法司正斷其罪日昇方請寬以大辟其兄弟守正如此李日知天授中為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無寬濫嘗寬一死囚少卿胡元禮斷請移之與日知往復至于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典日知答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徐有功為司刑丞常于設庭論奏曲直則天厲色詰之左右莫不悚慄有功神色不饒爭之彌切後為司刑少卿嘗謂所親曰今既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詞以求苟免前後以諫奏枉破家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以殺身成仁不以夷險易操故天下聞之者欣欣然談之不容于口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

王正雅文宗時為大理卿會宋申賜事起獄自內出無支證可驗當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勢在庭雖宰相已下無能以顯言辨其事者惟正雅與京兆尹崔瑄上疏言宜得告事者考驗其詞狀以聞由是獄稍辨以瑄與正雅挺然申理也中外翕然推重及卒時論惜之

後唐李愚仕梁為左拾遺晉州節度使華溫琪在任違法籍民家財入己其家訟于朝制使劾之伏罪梁主以先朝草昧之臣不忍加法愚按其罪

晉呂琦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河陽帑史竊財事發詔軍巡院鞠之時軍巡使尹訓怙勢納賂枉直相反俄有訴寃于闕下者詔琦按之既驗其姦乃上言請送尹訓之臺時權臣庇訓阻而不行琦連奏不已訓知其不免自雜于家其獄遂明蒙活者甚衆自是朝廷多琦之公直

李象遷文昌外郎詳刑定罪每不畏豪強人甚衆重之

周李濤初仕晉為刑部郎中少帝開運中杭表請理涇帥張彥澤殺掌書記張式事忤旨左遷洛陽令

劉延為刑部郎中廣順三年九月同州節度使薛懷讓並子有光受夏陽縣民張廷徽獻送迫促判官劉震斬殺里人康重等其親屬訴寃臺司奏請懷讓并子有光及隨幕判官軍將等并合追攝勘問太祖以懷讓武臣位兼使相不欲責辱只令臺司據見勘到疑占結案獄成上付大理寺詳斷劉震王廷誨並處死延詳覆稱節度使薛懷讓已下未曾勘對劉震等各是偏詞伏候勅裁太祖覽之謂侍臣曰劉延所奏甚是公正懷讓既然不問劉震等宜與減等故劉震王廷誨得不死但決配焉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一十八

刑法部

平允

平反

平允

易曰君子以平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傳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是故惟明克允虞帝之申戒簡孚審克呂刑之有云三代而下治獄之吏乃有達欽卹之旨稽伏念之訓深懷仁恕務遵寬大原人心以定法傳經義而立論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情得而勿喜罪疑而從輕無有適莫歸乎至當故能使群議厭服刑章式叙尚上無枉撓之失民知耻格之漸其于守官宿業不亦多乎故臯陶之淑問流于雅頌張釋

之為明臣稱于史氏何莫由斯也已

公甫為魯大夫孔子如衛衛人請曰公甫不聽能獄乎子曰不

知公甫之不能聽獄也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怛無罪者耻民

近礼矣

漢趙瑀為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

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

杜延年為大將軍霍光軍司馬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

燕王獄特御史大夫桑弘羊子廷卞過父故吏侯史吳姓侯後名吳

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雜

治反事交雜同共治之也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

反者廼匿為隨者也言桑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

史治實重覈其事也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

無殊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廷首藏匿者言身為謀首而匿

人也他皆類此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

廷尉少縱反者也少府徐人即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

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

問吳法于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

千秋封上眾議光于時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

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平

乃奏記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于法

深詆誣也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于下盡其素行也非故有所

執持但其素行好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無善狀也

與在下人言議耳

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言其位已久是為嘗及仕先帝而任故舊又事也

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峻謂峭刻也今丞

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譁庶人

私議流言四布延年切重將軍失此名于天下也重尤准也以此為重事也

先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弃市而不及丞相終與相竟謂終

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黃霸為河南丞為人明察內敏內敏言心思捷疾也又習文法然溫良

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于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

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即立勅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

爭權上官桀等与燕王謀作乱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

痛繩群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

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

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

于公為縣獄史郡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羅也

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

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言決罪皆當于定國為

廷尉民自以為不冤

孔光為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

後漢何敞六世祖比于武帝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

深而比平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

郭躬父弘習小杜律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子亦明法律宣宣帝時又為人斷獄深刻父故言御史

大夫對延年小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椽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

延年小

公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及躬為廷尉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又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干令

寒即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与三府掾屬六考案禁獄顏忠王平等薛連及遂卿侯耿建即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明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即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即知其詐及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即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即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又繫至今

邪即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即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竟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曰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曰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寃無敢語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即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余人後平忠死獄中即乃自繫會赦免官奉孝廉建初中章帝大會群臣即前謝恩詔以即納忠先帝拜為易長

黃香和帝時為尚書令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濟優

陳寵為司徒掾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及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故于此少衰

陳忠者寵之子也安帝時為尚書居三公曹

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

自以

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于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故又上除蠶室刑解減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

者事皆施行

虞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常流涕隨之

盛吉字君達為廷尉性多哀憐視事十二年天下稱有恩

張皓為廷尉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于尚書便正疑獄多以

詳當見從

詳審而平當也

傅賢為廷尉常垂念刑法務從輕比至斷獄遲或流涕在位四年治獄稱平

吳雅字季高順帝時以明律為法廷尉斷獄平允

魏高柔為刺姦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辟為丞相倉曹屬

司馬芝為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

之曰罪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令贓物先淨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天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義

王即為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

蜀楊戲年二十余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

晉杜友初仕魏為侍御史母丘儉之誅黨与七百余人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余皆奏散

何曾魏末為司隸校時母丘儉誅子旬妻荀應生死其族兄顛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喪魏帝以白其命詔定離婚荀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被法乞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為當遂改法

衛瓘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

趙至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久獄見稱精審

顧榮為廷尉正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

庾峻為秘書丞時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

江統為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

續咸脩陳杜律明達刑書懷帝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
琨承制于并州以為從事中郎後遂勒沒石勒勒以為理曹參
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格比之于公
梁孔休源為建康獄正及辨折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為獄司者
高祖常引休源以厲之
陳殷不害年拾柒仕梁為廷尉評不害長于故事兼飾以儒術
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

袁憲為御史中詳丞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
具法者即伺閑暇常為上言之其所申理者甚衆

後魏子栗碑大武時為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唐和為
內都大官訊決獄訟不加捶楚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

司馬文思為廷尉卿善于其職聽斷獄百姓不復匿其情

高允文成時為中書侍郎遷中書令又遷監初真君中以獄訟
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平刑三十余載內外
稱平允以為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
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余曩况凡人能
无咎乎

任城王澄孝文時常州刺史穆泰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
為主詔澄討之澄先遣治書李煥擒泰後治窮其黨與罪人皆
得詎鹿公陸歡安樂侯元降等百余人皆獄禁具狀表聞孝文
覽表大悅召集公卿已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也
尋其罪案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晚

當其處不能辨此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行深副遠寄對
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引見逆徒無一
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孝文顧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必無訟今日
見之矣

廣川王略延興為中都大官性明敏鞠獄稱平

呂罪漢大和中為內都大官聽訟折獄多得其情

游肇宣武時為廷尉卿兼御史中丞肇儒者動存名教直

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于矜恕

甄密東魏孝靜初為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

趙肅西魏文帝大統中為廷尉卿又在理官執心平允所處

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

楊敷恭帝時為廷尉少卿所斷之獄號稱平允

比齊李稚為大理卿世稱平直

封述父為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為時人所稱

蘇瓊字珍之為司直廷尉正時畢議云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

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寬平得雪者甚衆寺署臺

案始自于瓊廷三公郎中趙州及河南有人頗告謀反前後皆

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余

理乃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王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

大慚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

宋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

吏捕案之連諸亮黨黨千七百人崔暹為廷尉以之為反數年
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劫于是殺魁首余從坐悉捨馬
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明寺中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
珍之視表見衷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及卒廷尉御史諸
繫囚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皮景和後主武平中詔獄多令黃門寺監治常令景和案覆據
理執正由是獄無枉濫
後周裴政為少司憲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
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泣曰裴大夫致我于死死無
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
令狐整為司憲中大夫處法允平為當時所稱

隨趙綽為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後為刑部侍
郎高祖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受之道多
存寬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帝欣然納之因謂綽曰
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迂大理少卿

梁毗為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
骨儀京兆長安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
法平當不為利所回
薛胃為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為稱職

唐韋仁壽隋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有得罪者皆曰
韋君所斷死而無恨
劉德威為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

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帝深然之

戴胃為大理少卿性既彊正處斷明速議者以為法官稱職事無寬濫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唐臨為大理卿高宗初嗣位嘗親錄囚徒前卿所斷者皆號叫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恠而問狀囚曰罪實自犯唐卿所斷皆非寬濫所以絕言耳帝嘉歎又之曰為獄者不當如此耶張文瓘為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余條其得罪者皆無怨言文瓘嘗有疾繫囚相與設齋以禱焉尋拜侍中兼太子賓客

大理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

狄仁傑儀鳳中為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徐有功則天時為司刑少卿有功謂所親曰吾今身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為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烏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杜景佺為司刑丞天授中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制獄時人稱云徐杜遇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

劉延祐為右司郎中李敬業之亂揚州初平所有刑名人莫能定延祐奉使至軍所決之時議斷受賊五品官者斬六品官者流延祐以為諸非元謀迫脅從逆即置極刑事傷枉濫乃斷受

賊五品者流六品以下但除名而已于是得全濟者甚衆
李日知天授中為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無冤濫嘗
寃一死囚少卿胡元禮斬請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數四元禮
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路答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
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曰知果直
袁仁敬為大理卿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悲歌

宋璟玄宗開元中為開府儀同三司時京兆人權梁山構逆伏
誅制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其枝黨怡禁繫極衆久之未
能決斷乃詔璟赴京留守并案覆其獄璟至惟罪元謀人數其
余緣梁山詐稱婚禮因假借得罪又脇從者盡原之
李現為御史大夫充三司使肅宗至德中御史中丞崔器性刻

樂禍陰忍寡恩又希旨深文奏陷賊官云從據律合處死帝初
收復欲懲勸天下以為器議是峴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
重若一槩處死恐非陛下含弘之義又失國家惟新之典且胡
羯亂常狂寇凌據二京全陷萬乘南巡各願其生衣冠蕩覆或
陛下親戚勲旧子孫責之以死恐乖仁恕昔者明王用刑殲厥
渠魁脅從罔理况河北殘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
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心誰人便肯歸順因馱猶闕况數萬
人手廷尉累日方從峴奏

李栖筠為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大夫李峴按覆受逆命者請為
詳理判官推情用恕多所全宥時呂諲崔器議而失入惟峴大
獲美声皆栖筠之力

劉晏為吏部尚書代宗大曆中宰相元載王縉得罪詔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鞠之初晏等承旨載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况誅大臣豈得不奏覆又法有首從二人同亦宜重取進旨涵等咸聽命及晏等覆奏帝乃減縉罪從輕後唐韋寂唐末為塩鐵巡官韓建留守西都擢為法司參軍推鞠平允建頗重之

王建延末帝清泰末為御史中丞臺中經年處決平允轉尚書右丞

平反

夫議獄緩刑則五辟惟允舉直錯枉則庶幾無寃蓋折獄之惟難在蔽訟而多濫况一成難變君子所以哀矜而造相違良臣所以慎則故有吏訊既備亟辨其厚誣具獄已封特明其非罪斥深文之弊破偏聽之姦脫捥棘于良民正啟刃于元惡宜乎獲仁人之膏享高門之封者焉

後漢郭躬為廷尉奏讞法科多所生全

傳賢為廷尉常垂念刑法務從輕比至斷獄遲迴流涕在位四年獄稱治平

魏高柔為廷尉時護軍營士竇礼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遂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軍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仇怨乎對曰夫良善與

人無仇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其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恠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于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及埋藏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示天下以為戒

晉賈充遷廷尉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

劉頌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号为詳平顧榮字彥先為廷尉平趙王倫誅淮南王允允官屬下廷尉議

罪榮具明刑理

王坦之為侍中時卒士韓帳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帳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為帳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急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殷仲堪為荊州刺史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毆罵法弃市無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旧邦積年又遠方詐服逆喪以此為大妄耳比之于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

後魏王基為御史先是驍騎將軍刀整丁父憂時相州刺史山

陽王熙在鄴起兵將誅元乂等事敗傳首京師熙之親故莫敢視者整弟婦即熙姊遂收其屍藏之後乃還熙所親乂聞而致憾因以熙弟等路南走梁証整將送整與弟宣及子恭等幽繫之賴基與前將軍檢事使魏子違理雪獲免北齊蘇瓊為文襄并州刑獄參軍并州嘗有強盜長流參軍推其事所疑賊並已考伏失物家並識認惟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余人並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尔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唐狄仁傑垂拱中歷廷冬官侍郎文昌右丞豫州刺史並有能名是時坐越王貞軍誅誤因緣合誅者七百余人傑以其并是脅從抗表申理則天咸宥之

徐有功天授初累補司刑丞秋官員外郎稍迂郎中有功前後居法官數議大獄務存平恕凡所濟活者數千百家周興丘勣來俊臣等深文酷法由是少衰後以公事免後為左臺侍御史時潤州刺史竇孝謀妻龐氏為奴誣告云夜解髮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斷練成其罪龐氏當坐斬有功獨明其無罪而季昶等反陷有功黨援惡逆奏付法司結刑當棄世有功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奏召有功詰之曰卿比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洪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於是龐氏減死流于嶺表

李日知天授中為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無寬濫嘗

免死囚少卿胡元礼断請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數四元礼怒曰元礼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荅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其大獄限天下幸甚蘇頲為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詔頲案覆來俊臣等旧獄頲皆申明其枉雪寃者甚衆曰臣嘗聞死囚不與減心者韋虔心為侍御史中宗景龍中西域羗胡叛背時並擒獲有勅盡欲誅之虔心論奏但罪元惡其所全者千余人即其無罪而韓思復睿宗景雲中為給事中時又散騎常侍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下獄有司言善思昔嘗任汝州刺史素與重福交游乃被召至京竟不言其謀遂惟奏云東都有兵氣據狀正當匿反請從絞刑思復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從輕有國常典嚴善思往在先朝屬常氏擅内侍寵宮掖謀危宗社善思此時遂能先覓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極雖交遊重福盖謀陷韋氏勅追善思書至便發自懷逆節寧即奔命一面踈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可宥惟刑是恤事合照詳請刑部集郡官議定奏裁以符慎獄是時議者多云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思復又駁奏臣聞刑人于市爵人于朝必僉謀同攸始刑之無憾謹司所議嚴善思十絃一人抵罪惟輕夫帝閭九重塗遠千里故借天下耳以聽聽无不聰借天下目以視視無不接今羣言上聞採擇宜審若棄多就少臣實惧焉輿誦一乖下情不達雖欲從衆其可及乎凡百京司逢時之泰列官分職有賢有親親則列審諸王陛下愛子賢則

昨茅開國陛下名臣見無礼于君寧肯雷同不異今措詞多出
法合從輕帝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靜州
顏真卿玄宗天寶中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
使王原有寃獄久不決真卿至辨之天方旱獄決乃獄郡人呼
之為御史雨
竇參代宗時為監察御史奉使按湖南判官馬彝獄時彝率屬
令贓罪至千貫為得罪者之子因權倖誣奏彝參竟白彝無罪
彝實能吏也參德宗初為御史中丞時神策將軍孟華有戰功
為大將軍所誣奏稱華謀反有右隴武將軍李廷玉前陷吐蕃
久之自校部曲誣告潛通吐蕃皆當死无以自白參悉理出之
由是人皆屬望

袁滋德宗貞元初為岳鄂節度使士幹從事部有邑長下吏誣
以盜金滋察其寃竟出之
李元素貞元中為侍御史時杜亞為東都留守亞大將令孤運
會盜發洛城之比運適與其部下畋于比郊亞意其為盜遂執
訊之逮繫者四十余人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亞以為不密表陳
之寧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運盜之
狀帝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元素就決亞迎
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
送馬上責之元素不荅亞遂上疏又誣奏元素還奏言未畢帝
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帝又曰且去元素復奏臣二出
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帝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帝

乃寤曰非卿孰能便之後數月竟得真賊元素由是為時器重
柳渾為江西觀監使魏少卿游判官時与崔祐甫同在使府並
推公正州有開元寺僧徒夜飲因醉失火延燒講堂翌日歸罪
于守門瘖奴虞侯亦受財而同其狀械奴送府少游將斷獄人
知瘖怒之寃莫敢言者渾与祐甫遽入具言醉僧之過内外蒙
蔽致有寃濫少遊大驚趣令訊鞠醉僧首伏瘖奴見原少遊謝
曰微二君之言幾成老夫閻劣矣

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一十九

刑法部

一十一

案鞠

深文

枉濫

案鞠

夫周官司寇之職有兩造兩劑之禁設鈞金束矢之制以五刑
聽萬民之獄訟求之于辭氣耳目以察其情簡孚閱實乃蔽其
訟斯案鞠之遺範也原夫衆庶之心本乎多辟三代而後囂訟
滋豐雖法令之繁密不能勝夫姦宄雖聽察之明慎不能措其
刑辟繇是有司參治承詔劾問逮捕或至于寢廣訊掠乃遵于
程式以至身陷乎公憲罪歸乎吏議亦比比而有焉自非司其
事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得情而勿喜尽心而是圖亦曷嘗无

頗類哉

漢劉德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

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

後為宗

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

又云德武帝時治主得淮南王枕中鴻寶苑秘書

張湯為廷尉

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

終軍為謁者給事中元昂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使膠東魯國

鼓鐵鹽鐵還奏事徙為大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

法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

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誣其義有詔軍問狀軍誥偃曰古者諸

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

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

無外偃巡封域之內稱以出疆何也且監鐵郡有余藏

謂皆有畜積

王供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

偃窮誣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

即罪王禁封陽平侯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待詔賈損之數

斷顯以故不得宮寮復見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損之

相善損之欲得召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宜賜爵關內侯共為

薦興奏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知白之元帝乃下興損之獄令禁

身顯共雜治奏興損之罔上不道指之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

鉗為城旦

諸葛豐為司隸校尉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

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出豐駐車斧節

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章因得入宮門自歸

上豐亦上奏于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彭宣為左將軍哀帝時傳太后怨從弟高武侯傳喜不已使從

弟孔卿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丞相朱博與御史大夫趙玄

奏免喜為庶人哀帝知傳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旨即召玄

詣尚書問狀玄辟伏有詔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不道

玄大不敬晏失礼不敬方賞為廷尉建平中梁王立坐殺之哀

帝遣賞與大鴻臚陽由持節即訊

後漢寒即字伯奇明帝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兵

案楚王英獄

英與漁陽王平顏中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

韓紆永平時為謁者考劾竇勳獄

勳大司空融之孫城門校尉穆之子穆父子自失數出望語怨怖

繫子宣俱死平陵獄勳以此陽主壻留京師亦死洛陽獄

魏蒲寵漢末為許令時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

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无所報考掠如法

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

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失夫民望竊為明公惜之太祖

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解了更善寵

鍾繇為大理毛玠為尚書僕射典選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

白玠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宮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

盖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

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子則孥戮汝司寇之職男子入于

罪女子入于舂藁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

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如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

附原乃罪
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于神明之意
而當致早案典謀急常寒若舒常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早玠
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早成湯聖世野
无生草周宣令王早魃為雲亢旱以來積年三十歸咎京面為
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璣謗之言
流于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德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
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
見答云何以何日月于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
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于石顯賈子放外絳在絳灌白起賜劔
于杜郵晁錯致誅于東市伍員絕命于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
前或害其後臣垂髫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
以私无勢不絕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
于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能佗昔王
叔陳生爭正王廷害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
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无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
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
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皆和洽進言救玠
玠遂免黥卒于家
何晏為尚書與大將軍曹爽等專政爽敗司馬宣王使晏典治
爽等獄晏窮治黨与翼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謚鄧
颺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
收晏並夷三族

梁蔡法度為廷尉卿時有吉盼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姦吏所誣
罪當大辟盼過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勅法度曰吉盼請
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然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
其疑實法度受勅還寺盛陳徽纒備列官司厲色問盼曰尔求
代父死勅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
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有悔異亦相聽許
盼對曰囚雖柔弱豈不知可畏憚顧諸弟稚藐惟囚為長不見
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膏憶上于萬采今欲殉身不測委
骨泉壤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迴
貳法度知盼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
尊侯無罪行當釋之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卒父
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永湯護盼對曰凡鯢鮪蝼蟻尚惜其生
况在人斯豈願壅粉但囚父掛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
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无言復對乃貸其父
後魏党暄文成時為中散奉使齊州檢平原鎮將及長史貪暴
事推情診理皆得其實中丞宇文弼老林有奏戰尚書
于列為屯田給納太和初泰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
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貪殘不法烈受詔案驗咸獲贓罪洛侯
目辰等皆至大辟提坐徙邊
和其奴為尚書左僕射時以西征吐渾諸將淹停不進父囚未
決其奴與尚書毛法仁等窮問其狀連日具伏
柳崇為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問有盜

池之饒虞叛之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黨紛囂臺府孝文乃遣崇檢斷民官息訟

唐馬懷素為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配徙嶺表太子僕崔貞頑東宮率獨孤禕之餞于郊外易之怒使人誣告貞慎等與元忠同謀則天令懷素案鞠遣中使捉迫諷令構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遂得解

崔隱甫為御史大夫與中丞宇文配李林甫奏彈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張說引術人夜解及受贓等狀勅宰臣源乾曜刑部尚書常杭大理少卿胡珪與隱甫就尚書省鞠問說兄左庶子先詣明堂割耳稱寃時中書主事張觀左衛長史范堯臣並依倚說勢詐假納賂又私度僧王慶則往來與說占卜言凶為隱甫等所鞠伏罪說經兩宿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視之迴奏說坐于草上瓦器中食蓬首垢面伯憂懼之甚玄宗憫之由是說停中書令觀其慶則杖死連坐者十余人

毛若虛為監察御史乾元中鳳翔府七坊押官剽劫州縣不制大興縣尉謝夷甫因眾怒遂榜殺之其妻訴于李輔國奏請御史孫瑩鞠之不能正其事又令中丞崔伯陽三司推訊之又不成其事因令若虛推之遂歸罪于夷甫伯陽與之言若虛頗不遜伯陽數讓之若虛馳告肅宗肅宗曰卿且出對曰臣出即死矣帝乃潛留若虛簾內召伯陽至頗短若虛帝怒頃之因流夷甫貶伯陽同推官余十人皆嶺外遠惡處宰臣李峴以左右于瑩亦被貶守于是若虛威震朝列公卿懼矣

敬羽為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李州為宗正太子通事舍人李水告其贓私詔羽案羽延遵各危坐于小牀子羽小瘦遵豐碩領問即倒請垂足羽曰尚書下獄是羽囚禮延坐何得慢耶遵絕倒者數四請問羽徐應之授紙筆書贓數千貫奏之肅宗遵勲曰捨之但停宗正卿及嗣王珍潛謀不軌羽召其黨布拷訊之具以堯之信宿獄成珍坐死左衛將軍竇如玠等九人並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人杖殺駙馬都尉薛履謙賜自盡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

趙洎代宗永泰初為御史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與東宮稍逼近帝深驚疑之洎時為巡使俾令即訊洎周歷墻圍案驗證據乃上直官遺火所致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帝甚嘉賞焉杜亞大曆中為諫議大夫元載得罪也亞與劉晏李涵等七人同鞠評之載死之翌日亞遷給事中河北宣慰使

宇文邈德宗時為御史中丞前萬年尉盧伯達上表云玄法寺僧法湊與寺衆爭競无理臣已斷還俗法湊又披法服誦臺訴臣御史崔范敬騫曲受法湊狀欲陷害臣是日令邈與刑部侍郎張或大理卿鄭雲入為三司使及功德使判官衢州司馬諸述同于尚書省刑部推案既而或疾甚兩吏扶入中書邈以疾請假并特召至延英令依前推事未幾貶騫高州雷白尉騫與雲達忿言爭語過深又令子弟假別人姓名進狀訴故獄未竟先貶僧法湊決四十流崖州

李元素為侍御史東都留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其中有劫轉

運絹于道者留守杜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為之乃令判官穆負
及從事張引靖同鞠其事負于引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為
盜抗請不案亞不聽而怒斥遂員等令親事將武金鞠之金答
箠運從者十餘人一人答死九人不勝考掠自誣竟無贓狀亞
具以聞請流運于嶺表德宗令无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大理
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按運獄既竟明運迹非行盜以曾捕掠人
配流歸州武金肆雷作賊教人通款配流建州後歲余河南尹
齊抗捕得劫轉運絹賊郭部朱瞿之等七人及贓絹詔亞與留
臺同劾之皆首伏然終不原運竟死于歸州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劾奏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贓罪
及他不法事劾付御史臺覆案刑部尚書李鄴大理卿趙昌同
鞠問臺中又捕得憑前江西判官監察御史楊瑗繫于臺後命
大理少卿胡珣左司員外郎胡証侍御史韋顛同推鞠之詔貶
賀州臨賀縣尉先是憑在江西夷簡自御史出官在巡屬憑頗
踈縱不顧接之夷簡常切齒及憑歸朝修第于永寧里功作併
興又廣畜妓妾于永樂里之別宅時人大以為言且修營之僭
將欲殺之及下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持之益急帝聞且貶
焉

韓臯為左僕射穆宗長慶初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牛元翼于
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爵錢令罷兵俱不奉詔元稹為相以天
子非收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和王府司馬于方故司空頔
之子進于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二人嘗客于青鄆遊于燕趙

間頗與賊黨通熟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
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植皆然之有李
賓者知于方之謀以植于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為植所使
欲結客王昭等刺度度隱而不發神策中尉奏其事詔臯與兵
部尚書李逢吉給事中鄭覃為三司使等訊鞠而害裴事无驗
而前事盡露遂俱罷植度平章事

裴克為大理少卿文宗太和八年十二月癸巳命克與刑部郎
中張諷侍御史盧弘正充三司使就御史臺推戶部錢物事華
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郎盧充中左司員外郎判戶部姚康
并下御史臺推鞠先是宇文鼎妾支和糴官秦季元錢八万余
貫姚康盧允中與逃官李季陽洵美并典吏分取秦季元絹凡
六千九百四十疋至是御史臺以其獄開昂貶循州刺史康貶
韶州始興縣尉允中貶高州良德縣尉洵美與季各杖一百流
嶺外

深文

夫法令所以閑邪防姦詳刑閱實明慎國章欽恤人命非所以
殺之將所以生之而慘忍之徒苛虐之吏以希旨為奉公以繁
刑為稱職鍛鍊而成獄巧詆而舞文欲其民協于中政是以和
不可得矣
董安于為趙上地之守行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因
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癡聾狂乱人
嘗有入此乎對曰無有馬羊牛嘗有入此乎對曰無有安于喟

然嘆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敵猶如澗之必死也則民莫之
犯何為不治邪

秦趙高為郎中令更變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

漢張湯為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禁黨與武帝以為能迂

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拘刻于守職之

已而禹至少府堂為廷尉又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

嚴助伍被帝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

闈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帝論之可湯所奏

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

杜周為廷尉使案邊失亡日虜入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所論殺甚多

奏事中武帝意任用以奏事當天子之意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切與臧宣更為中丞者

十余歲更互也音工衡切周少言重遲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其用法深

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

相禹為丞相府史中皆稱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

文深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孝武帝時禹以力筆吏積勞稍廷

為御史帝以為能

臧宣為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

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

歲

後漢周紆為廷史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苛慘失中數為

有司所奏

蜀呂義為蜀郡太守入為尚書轉尚書令持法深刻深好用文

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于郡縣
後魏羊祉性剛復好刑名宣武時為光祿大夫祉自當官不憚
疆禦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踴
天狗

北齊崔昂為廷尉御本性清嚴凡見贖貨輩疾之若仇是以治
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

隋蘇威為內史令脩格令章程并行于當世然頗傷苛辟論者
以為非簡乂之法

趙仲卿為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案之秀
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文帝以
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珍雜物稱是

劉子通為大理寺丞性愛深文每隨牙奏獄能承順帝意

唐張楚金為司刑卿在官公清然傷于忍刻時人鄙之

崔元綜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事情深刻薄每受制鞠獄
必披毛求疵陷于重辟以故人多畏而鄙之

胡元禮為司刑少卿李日知為司刑丞元禮用法嚴急日知獨
寬平無冤濫嘗免一死囚元禮斷請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數
囚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路答曰日知不離刑
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羅希奭為吏持法深刻玄宗天寶中右相李林甫引與吉溫持
獄廷殿中侍御史自韋堅帛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
鄔元昌楊慎矜趙奉璋下獄皆與溫鍛鍊故時稱羅鉗吉網惡

其深刻也

崔器為御史中丞性陰刻樂禍殘忍寡恩又希旨深文奏陷賊官云據律并合處死肅宗初收復欲懲勸天下以為器議是三司使梁國公李峴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重輕若一槩處死恐非陛下含洪之義又失國家新興之典且胡羯亂常狂寇凌據二京全陷萬乘南巡各顧其生衣冠湯覆或陛下親戚勳旧子孫責之以死恐乖仁恕昔者明王用法殲厥渠魁脅從罔理况河北殘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尽行誅是堅叛逆之心誰人更有肯歸順困獸猶鬪况數萬人乎器及呂諲皆守文之吏不識大体殊无变通廷議累日方從峴奏後唐李殷慶為刑部員外郎時徐州奏沛縣令鄭瞳下鄉將縣印隨身誤有亡失大理正宋昇以誤失定罪合除一任官殷慶詳覆以為置印在懷輒稱亡失請以毀棄論其累任告勅並請追赴都省焚之

枉濫

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茲斯皆惧其枉濫以及善人之謂也則有處士師之任參議猷之列心惟邪僻行必傾險或深文巧詆以寘于法或臨財苟得以縱其罪或希望于風指或附麗于權要乖審克之理无閱實之狀成茲枉撓乱彼典章以至洩寃憤之氣見變怪之異使禍不旋踵亡身覆於者良有以也詩人苑柳之刺繇是而作矣

樂王鮒字叔魚晉大夫也初晉刑侯與雍子爭鄙田

刑侯楚申公至臣之

于也雍也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叔魚攝理攝代韓宣

子合斷曰獄罪在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刑侯蔽斷刑

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

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

刑侯顯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

墨不繫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臯陶之

刑也請從之及施刑侯而尸雍子与叔魚于市

伯州犂為楚令尹楚侵鄭至丁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

出与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与之争之公子圍共王子灵王也

正于伯州犂正曲直也伯州犂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争

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

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

縣尹也誰獲子上下其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敢也言為王子所得戍

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秦司馬欣為櫟陽獄掾項梁嘗有櫟陽獄逮乃請斬獄掾曹咎

書抵欣以故事皆已斬音機縣名屬市国抵刃也已止也曹梁嘗被櫟陽縣逮梁乃請斬獄掾曹咎書至

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正息也

漢周陽由以宗家任為郎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然

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

滅之撓亦屈也所居郡必夷其豪

杜周為廷尉其治太放張湯大抵人刃也放依也放甫往切而善候司觀望天子意

帝所欲擠者因而陷之擠音濟帝所欲釋父繫侍問而徵見其

冤狀

見也

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余人

即東太府舉之廷尉

李皆也言郡吏太府獄事切

一章至千余

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人數十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

里會獄

往赴對也

吏因責如章告劾

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章

不服以掠答定

之

定其辭令服也

于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赦十余歲而相

告言

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徐而又逃亡不出至于十余歲尤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上衡

大抵尽詆

以不道以上

氏讀与低同抵物也詆証也并音丁禮灼

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

万人

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詞吏所增加十有余万

吏又于此外以文致

之更減加也

晉劉頌為廷尉會減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為上功

王濬為中功帝以頌拆法失理左廷京兆太守

後魏袁翻為廷尉頗有不平之論

盧同為黃門侍郎初楊昱与元义有仇及元氏之廢太后乃出

昱為濟陰内史中山王熙起兵于鄴又遣同詣鄴收熙并窮黨

與同希义指就郡鎖昱赴鄴訖百日後乃還任

北齊盧裴為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

事之大小拷掠過度于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

囚于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日之中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

數人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迹屏氣皆

目之為盧校事裴後以謗死与李庶俱並鞭死獄之中

随拂遠劉子通高祖時並為大理寺丞子通等性愛深文每随

牙奏獄能承順帝意大悅並遣于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詔

獄專使主之侯帝所不快則案以重抵无誅罪而死者不可勝
原遠又能附楊素每于中途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隨素所以
輕重其臨終赴吊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

梁敬真為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
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之厲數
日而死

裴蘊煬帝時為御史大夫楊玄感之反也帝遣推之其黨与謂
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
盜耳不尽加誅則无以勸蘊由是以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
皆籍沒其家

唐王世克仕隋為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然舞弄文法
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克利口飾非竝議鋒起衆雖知其
不可而莫能屈

李承嘉為御史大夫時武三思註橫桓彥範貶為瀧州司馬是
歲秋三思又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于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
聞之怒命承嘉推求其人承嘉希三思旨奏言彥範與敬暉張
柬之袁恕己崔玄暉等教人密為此榜雖託廢后為名實有危
君之計請加族滅制依承嘉所奏大理丞李朝隱執奏云敬暉
等既未經鞠問不可即夷誅請差御史案罪至准待法處分大
理卿裴談奏云敬暉等只合據勅斷罪不可別俟推鞠請并處
斬籍沒中宗納其議仍以彥範等五人嘗賜之鐵券許以不死
乃長流彥範于瀧州敬暉于崔州張柬之于瀧州袁恕己于環

州崔玄暉于古州並終身禁銅子弟年十六已上者亦配流嶺外擢授承嘉金紫光祿大夫進封襄武郡公常氏又特賜承嘉綵帛五百段瑞錦被一張擢拜裴談為刑部尚書左貶李朝隱為聞嘉令

姚壽為益州長史新郡丞誅待辟坐贓至死逮捕繫獄待辟素與沙門理陰結諸不逞因待辟以殺壽為名擬據巴蜀為乱人有密表告之者制令壽案其獄壽深持之事涎疑似引而誅死者僅以千數太后又令洛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猷可等重覆之亦無所發明逮繫獄數百人不勝酷毒遞相附會以就反狀因此籍沒者復五十余家其余稱知反配流者十八九道路寃之監察御史袁恕已勅奏其事太后初令壽与恕已對定又尋令罷推

周興明習法令為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垂拱已未屢受制於獄被其陷害者數千人

胡元礼為遊擊將軍則天令于洛州收院推案制獄元礼性殘忍推一人廣令引數十百人衣冠震惧甚于狼虎則天数召見賞賜張其權勢凡為殺戮者數千人

